

歷史與空間

惜別百年南苑機場

2019年9月25日，天氣晴朗，中國聯航的最後一架波音737飛機降落在北京南苑機場後，隨即轉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至此，以南苑機場為基地的中國聯航，全部飛機轉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成功。

本來，候機樓前的轉場倒計時牌上，顯示轉場時間是2019年9月30日，不知什麼原因，真正轉場時間提前了五天。9月26日，我專程去南苑機場察看，候機樓已大門緊閉，停車場不見車輛，停機坪上空無一機。只有在路口專設的接待站裡，幾名地勤人員在向詢問者告知去大興機場的方式。昔日喧囂繁忙的空港，此時突然一片寂靜，使人感到有點悵然。

由於大興國際機場的建成和開航，近在咫尺的南苑機場必須關閉。它的航空港歷史使命，不得不宣告終結。

歷史資料表明，北京南苑機場已享高壽109歲。此機場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機場，始建於清代宣統二年，即1910年。這裡原是清代的練兵場，離紫禁城不到二十公里。因地處北京南苑地區，遂命名為南苑機場。1911年4月，中國人秦國鏞第一個在南苑機場駕機飛行。1913年，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也成立於南苑機場。1949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個飛行中隊在南苑機場成立，並執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飛行任務。自此開始，在歷年國慶或其他重要閱兵中，南苑機場一直都是空、地受閱部隊的訓練和起降基地。可以說，北京南苑機場是中國航空事業的起源地，是中國建造最早、到2019年為止使用時間最長的航空機場。

解放之後，南苑機場主要用於軍用。1986年，中國聯合航空有限公司（簡稱「聯航」，現隸屬於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成立，南苑機場成為它在北京的起

降基地，變身為軍民兩用機場。2011年和2016年南苑機場兩次改擴建，造了新航站樓，航線和航班數不斷增加，呈現出繁忙興盛的景象。中國聯航採用的中程客機，不僅可飛內地大城市，也可飛中等城市，許多有通用機場的中等城市的航線，都從南苑往返，引來了大量支線旅客。機場位於豐台與大興交界處，離城區很近，且交通便捷，不僅有民航班車通達；乘坐501路公共汽車，可直抵航站樓前。只是機場進口的警備東、西路狹窄，車多時會發生擁堵，南苑航站樓也相對比較簡單。但是離市區近、支線航班多的特點，吸引了很多旅客自願選擇在南苑啟程。我的住處離南苑機場僅6公里，半個多小時就可到達，車費僅幾元人民幣。如果去順義首都機場登機，有近40公里，出租車費人民幣140多元，耗時一小時一刻鐘左右。如果旅行目的地在南苑有航班，兩相比較，肯定會首選從南苑機場飛行。

規模宏大，設計新穎、高科技廣泛應用、世界一流的大興國際機場開航後，距此僅30公里的南苑機場肯定要全身而退，讓位於大興新機場。一個百年歷史的機場從此失去它應有的功能，實令人惋惜，但又是歷史的必然。所以，熟悉、關心、愛護南苑機場的人們，採用多種方式來與機場作最後的告別，其中，「最後再從南苑機場飛一次」，成為獨特的告別方式。一些發燒「飛友」，並非出差和旅行的正常需要，特意自費購買了南苑機場的往返機票，實行南苑機場的最後一次往返飛行。機場也特製了「告別南苑機場登機牌」，供飛友們永久留存紀念。這種告別方式別具一格，體現了他們對百年南苑機場感情之真摯深厚。更多的人們，則選用親赴南苑機場拍



南苑機場航站樓。 作者提供

照留念的常規方式，來與機場揮別。中國聯航轉場大興機場之前，不少人乘501路公共汽車到南苑機場，並非登機旅行，而是來拍照攝的。拍友們把航站樓裡外拍了個夠。特別是抓拍飛機起飛時的場景，留下大鵬從南苑展翅的美麗模樣。中國聯航2019年已擁有49架波音737中型客機，且有彩繪的主題飛機多架，獨飛航線多條，日均航班量150餘班，所以跑道上飛機起飛相當頻繁，給拍友們創造了良好的拍攝起飛機條件。不過，發燒級拍友不會滿足於到候機樓前拍攝，而是轉戰至機場最南端，在黃亦路金華園小區東側之南苑機場跑道外，拍攝最近距離的飛機降落鏡頭，和遠處飛機起飛的雄姿。我曾多次帶著女兒坐公共汽車跋涉到此，耐心等待飛機降落後多次抓拍，終於拍到了「大鳥」落地的偉岸身軀，聆聽從我們頭頂上降落時發出的雄渾呼嘯聲，真的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和享受。

由於我家離南苑機場很近，每天都會不斷聽到飛機在南苑機場低飛的轟鳴聲，看到剛起飛飛機的巨大翅翼。然而，2019年9月26日之後，再也見不到它們了。我分明感到，百年南苑機場真的離我們而去了，不可能回來了！

再見吧，古老而歷盡滄桑的北京南苑機場！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合集之書

偶翻一些文友合集的書，翻着翻着便黯然。這本辜健編的《香港記憶》，攤開目錄，眼就茫然了。

手指在目錄上移動：林蔭、柯振中、陶然、海辛、王仁芸，一個跟着一個，走了。辜健年也老邁，當年的豪氣，當年在麻將台上的「磨爛席」氣概，全沒了。這些文章，是他主編《文學世紀》「香港記憶」專欄時的成果。在《編後語》中，他說：

「懷舊常常是對比的深化，回憶是時代變遷的追尋。生活於香港的作家，理應以文字書寫銘刻於心中的印象和感受。」

他強調：「這本書寫的不是香港掌故。這種書已經有了。」看來不錯，這書多是寫作者流連過的、停駐過的香港街道；大都以平平淡淡的回想，說着一段又一段的滄海桑田；而這些文章，可不是香港本身的掌故嗎！而那些已逝去的文友，他們的記憶可不是他們和香港的掌故嗎！

掌故並非要轟轟烈烈的。歲月靜好也是掌故。

當年，我在古劍（噢，這也是他的筆名）



寫作人合著的書。 作者提供

的「力邀」（因本人倦懶、軟皮蛇，不想動筆）下，寫了篇孩童的記憶：宋姑娘的駱克道。

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很多由內地流落香港的交際花、舞女，操着吳儂軟語，流連在駱克道的酒吧。宋姑娘住在高士打道的唐樓，一梯兩伙，剛住在我家對面。入夜，宋姑打扮得花枝招展，香噴噴走下樓梯。整個梯間全是香氣，歷久不散。

宋姑娘不算漂亮，但迷住了不少大兵，三更半夜每每登樓「續艷」。翌晨醒來，梯間換來一陣酒臭。

上世紀七十年代，宋姑娘的時代過了，駱克道換來一班「新秀」，一班「賓妹」。

作者中，王仁芸去得莫名其妙。也是朋友說的，他在家中昏倒，救護員來到時，已經去了。後來聽說要開庭研究死因，結果如何也不知。

朋友說，可能是暗病。我頓憶起在報館和他共事時，傍晚外出晚飯，歸程時，他突然不適，送去醫院臥床兩日。據說他對胡椒粉之類的東西敏感。自那次後，他便沒有跟我們外出吃飯。他寫的《花車與炸彈》，寫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節」花車遊行；炸彈是六七年的。他最記得是跑去爆炸的地方（勇哉！）感受那空氣中的硝煙氣味。

柯振中是我少年朋友，後來移民美國做生意，但不忘寫作。晚近幾年，他常常返港與朋友相聚。但有次歸美後，不久就噩耗傳來。也不知死因。據云，他和我們相聚時，已經有疾纏身了。

剛逝不久的陶然，據說是患感冒，看了兩日醫生不癒，病情突轉急，送去醫院不久就黯然離去。之前和他相約，找古劍一起吃頓飯，可惜這飯聚，水難成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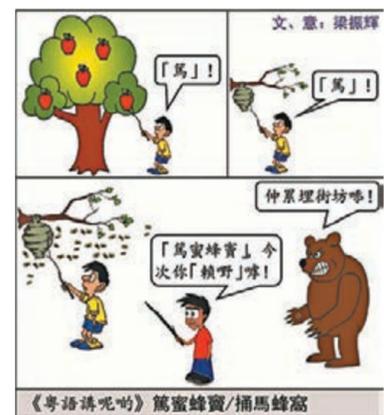
林蔭寫的《石塘咀之憶》，若得高壽如劉以鬯，寫完九龍城寨的煙雲，或會寫一部《石塘咀的香氣》吧。然而，惜哉！憾哉！

合集之書，尤其是過了一段時候的，不看也罷。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篤蜜蜂竇，篤波，指天篤地、手指篤篤，篤魚蛋、篤腐乳



《粵語講呢啲》篤蜜蜂竇/捅馬蜂窩

廣東話中，不少用詞會借用「篤」字（讀「督」）。最常用的是把「篤」看成動詞（本字是「忬」或「搯」），其意與「碰」、「撞」、「指」、「刺」、「捅」（讀「統」）、「戳」（讀「卓」）等意思相通——用指頭、棍棒、有尖端的物體等指、刺、輕點或輕擊，接近英文的「poke」。

開講有話：

嘢可以亂食，說話唔可以亂講。意思是吃錯了東西大不不了嘔吐肚痛，過一段時間便會復原；然而說錯了話或發表了一些不恰當的言論，就有可能引起軒然大波，一發不可收拾。筆者可把這句說話作以下的延伸：

嘢唔可以亂篤

多用以勸喻人勿見東西就「篤」；好像「篤蜜蜂竇」（捅馬蜂窩）——碰或刺穿蜜蜂窩般，「竇」會因被「篤」而令蜜蜂四散叮人。人們會用此行為來比喻惹惱、引動糾紛或招惹不好惹的人。

示例1：政府在推行重大民生政策之前須作廣泛諮詢以對大眾可接受的程度作出準確評估，否則無異於「篤蜜蜂竇」，輕則影響管治威信，重則構成社會撕裂。

香港人叫「打桌球」做「打枱波」、「打士碌架」（Snooker）。由於打法是使用球桿（Cue）撞擊白球，令其在球桌上滾動並撞擊其他球，以達成特定目的，所以後來人們會叫這項運動做「篤波」。不說可能不知，如果你在台灣說「打桌球」，他們會以為你「打乒乓球」；台灣對「打桌球」的叫法是「打撞球」或「打枱球」。

「指天篤地」中的「篤」也是「指」的意思，所以此用詞便可理解成「一時指向天，一時指向地」。1977年，「尊特拉華達」（John Travolta；港人戲稱他為「揸住煲茶」）就在其領銜主演的電影《周末狂

熱》（Saturday Night Fever）中擺出了一個「指天篤地」的經典舞姿，時至今天仍為人津津樂道。

不少人認為，「指天篤地」與書面語中的「指指點點/指指戳戳」意同。其實不然，後者指背後說他人閒話或批評他人。「天」與「地」指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那麼「指天篤地」就是沒給出明確的方向，令人無所適從，與「點紅點綠」意近。後泛指亂指方向，比喻某人胡亂地作出反應或說虛話。

示例2：A：我老公近排一時話去打通宵麻，一時又話北上同人傾生意，古古怪怪咁，不過我都係信佢呀！B：死蠢，擺明「指天篤地」喇！（有存心欺騙之嫌）

筆者小時候相當頑皮，對着和善的嫲嫲，總是不停的指着她說三道四；她並無因此而生氣，每次都是說：「手指篤篤，有罪！」筆者當時不明所以，及後才明白到「手指篤篤」，對長輩就是目無尊長，對其他人就是不禮貌。

「炸魚蛋」、「咖喱魚蛋」可算是兩款港式著名街頭小吃，通常用竹籤「篤」着來吃。人們叫這個行為為「篤魚蛋」，後泛指佐食該類街頭小吃。

大家若有打籃球的話，總會聽過或試過「篤魚蛋」——觸指，指手指骨關節扭挫傷，令手指頭無法主動伸直。

一般人對「腐乳」的印象是它是一種調味料；有用腐乳「送」（佐）白粥；有用腐乳「炒」通菜，如：椒絲腐乳通菜炒牛肉；有用腐乳醬「點」（「蘸」，文讀「湛/zaam3」，白讀「jaam2」）羊腩，如：枝竹羊腩煲；有用腐乳醬澆在「灼」通菜上。不說不知，「腐乳」一度是窮人的恩物。話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並不發達，加上子女眾多，每餐有飯吃已是不可多得，對餸菜的質和量自是不敢要求；如某頓飯沒有餸菜上枱，人們就只得「篤腐乳」送飯——每人把一筷子插進腐乳樽內取出「一磚」腐乳，此行為道盡了當時生活的苦況。話雖如此，貧苦大眾還有幾種送飯招數，如：豉油撈飯、豬油撈飯、魚蛋湯撈飯（「斗零/五分」已可買一大碗有味魚蛋粉麵湯底）等，為苦日子平添幾分色彩。

話說回來，80後的「年輕人」應從沒有過像「篤腐乳」般的鹹苦經歷，無形中造成了那「應份得到而毋須感恩」（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的屬性；於是乎大多多着眼於「自身利益」以及「公民權利」，卻不會「為人設想」以及「盡己義務」，這豈非與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背道而馳？

詩語背後

江鄰

長相思·又回烏鎮

又回烏鎮，又來閱讀夢裡水鄉與互聯網編織的童話。

從喧囂的香港來到這個江南小鎮，不過兩小時飛機，一小時半車程，卻儼然兩個世界。小鎮正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天下英才雲集，無疑也是喧囂的，可此喧囂非彼喧囂。香江風雨如磐，港鐵碼頭，大街小巷，處處不得安寧；烏鎮火樹銀花，車溪兩岸，古巷深處，直入夢幻之境。兩相對照，叫人如何不感慨！

世界互聯網大會舉辦了六屆，我是第三次參加。在主會場外的走廊上，有一個題為《烏鎮智變——當烏鎮遇見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多媒體展覽。展覽序言寫道：這是一個從2014年深秋開始的故事，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落戶烏鎮，五年來，千年水鄉觸網而變，因網而興。以烏鎮互聯網醫院等為代表的互聯網產業正在形成集羣；以宇視科技等為代表的智能製造異軍突起；以中國電科烏鎮基地、鳳岐茶社等為代表的創業創新平台不斷湧現。如今，智慧政務、智慧養老、智慧旅遊、智慧交通和智慧醫療等智慧民生項目，已浸潤到小鎮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潤物細無聲。烏鎮作證，這是非凡與風雲的五年。

「2014年深秋」，這個時間節點讓我內心略啓一下。正是在那個時候，香港經歷了長達七十九天的「佔中」運動。潘朵拉的盒子自此打開，終至今日，由反修例風波引發數月不息的騷亂……

業界流傳一個說法，香港互聯網產業與內地相比，二十年來處於領先地位，十年前有短長，今天已經全面落後。我個人對互聯網了解不多，但由於工作職能調整，從「佔中」事件第二年起與香港資訊科技界有了聯繫，開始關注相關話題。一些有趣的故事，如思維碎片，時時在腦海裡浮現。

一個是關於八達通的故事。八達通是香港日常生活的標配，不僅適用於大眾交通，還可用於小額購物和其他消費。只要隨身攜帶一張八達通，便可應付日

常生活。在開通信用卡自動增值之後，更免去了排隊充值的煩惱。這一安全方便的支付手段，早在1997年便廣泛使用於香港全境，進而成為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電子收費系統的樣板或參照對象。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八達通始終停留在實體卡階段，雖然能夠滿足市民大部分日常需求，卻已經遠遠落後於內地的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更先進的電子收費系統。面對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一切優勢都可能在短時間內被沖淡。對過往輝煌的路徑依賴，往往成為發展新技術的障礙。這被稱作「八達通式危機」，反映香港社會創新動力的缺失。

另一個是關於數碼港的故事。1998年初，剛剛熬過亞洲金融風暴，時任特首董建華就著眼於產業優化，公佈了打造「香港硅谷」的數碼港計劃，旨在為高科技產業提供高增值服務。該計劃旋即得到國際社會廣泛回應，短短一個月，包括惠普、IBM、甲骨文、雅虎、愛立信、諾基亞等在內的34家企業簽署了入駐意向書。當時，信息技術方興未艾，今天聲名顯赫的國際互聯網巨頭尚處於初創期。香港已得風氣之先，通往第二硅谷的路似乎並不遙遠。

時至今日，數碼港計劃實施了二十餘年，發展得怎麼樣？據數碼港2017/18年報顯示，入駐的初創企業超過了一千家。企業看起來不少，卻沒有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而數碼港計劃提出時尚未成立的騰訊、阿里巴巴，如今已成為可以碾壓整個數碼港的龐然大物。

還有一個是關於李澤楷出售騰訊股權的故事。1999年，李澤楷投資騰訊110萬美元，佔股20%。現在看來，真是太有眼光了！不過，2001年李澤楷準備收購香港電訊，為了籌錢，需要出售旗下非核心業務，就以1,260萬美元將手中的騰訊股份賣給了南非MIH集團。短短兩年時間，賺了十多倍，「小超人」素來對自己的財技充滿自信。當然，若以今天騰訊市值近4,000億美元計，

20%的股權價值是可以問鼎亞洲首富的。

李澤楷之所以不看好騰訊，固然是因為騰訊與香港電訊相比，不可能成為自己的核心業務，更因為當時誰也說不清楚騰訊怎麼能賺到錢。世上沒有早知道，現在李澤楷持有的香港電訊股份市值，還不及當初賣掉的騰訊股份市值的1%。對此，他不幾一次地感到可惜，並視之為自己人生中一個「極大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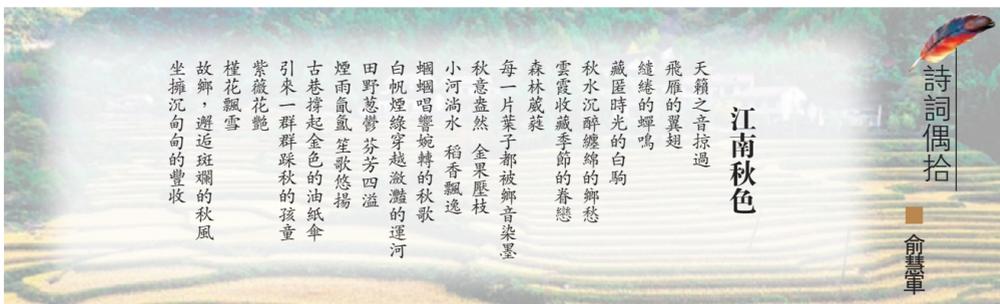
那麼，這個極大的教訓，具體指的又是什么呢？李澤楷說：「那個教訓就是要有危機感，細微之處也要看清楚。」

風起於青萍之末。缺乏危機感，勢必喪失對潛在趨勢的敏感把握。這其實也是二十多年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步履蹣跚的深層原因。一年前，在一個有馬化騰、李澤楷、沈南鵬等創科大咖出席的論壇中，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當着特首林鄭月娥、創科局長楊偉雄的面，毫不客氣地說，他只能給香港的創新科技打零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創新科技的滾滾洪流，不會等待顧影自憐的香港。

今次互聯網大會開幕，恰逢農曆九月二十二，入夜時，但見半輪明月，晴空朗照。再過兩天，便是霜降，深秋的景色淋漓盡致地鋪陳開來。晚風帶着陣陣涼意，吹散了最後一絲暑熱。通常，霜降作為秋季的最後一個節氣，也標誌着沿海地區颶風季節的結束。看着眼前諸般景致，遙想香港急風驟雨，不知何時結束、怎樣結束？俗話說，風水輪流轉。在悠悠風水中，季節更替，天道輪迴。觸景情生，端的是：

風悠悠，水悠悠，明月半輪送晚秋。車溪日夜流。

車溪流，詞人遊，曲巷迴廊無盡頭。一杯銷萬愁。



詩詞偶拾 俞慧軍